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石卑

BEI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小叢書

石卑

本 社 編

少年兒童出版社

碑

本 社 編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号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書号：社0084（中、高）

開本787×1092毫米1/36 印張14/9 字數23,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0

統一書号：R10024·3121

定 价：(4) 0.10 元

告小讀者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這套小叢書，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

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五年了。十五年前，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都還沒有出生，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無所知。在舊社會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農民、工人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他們雇用工人勞動，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使自己變成大富翁，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不如牛馬的生活。同時，舊社會的反動政權，又代表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我們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忘記掉。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

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向他们进行斗争；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

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故事前面，都附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物证。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

在《碑》这本书里，前面四篇通过立碑过程，揭露了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迫害；最后一篇《“羊坟”仇》，写恶霸地主的横行霸道，强诈硬欺的罪恶行动，这些故事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

編 者

目 录

告小讀者

狗碑的來由 ····· 1

活人碑的故事 ····· 12

牛碑血泪 ····· 22

鳴冤碑 ····· 30

“羊坟”仇 ····· 37



狗碑的来由

地主的狗死了也要立碑，这对在新社会中长大的少年读者来说，一定是从来没听到过的吧。可是，在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就摆着一块狗碑。看到这块碑，你不能不怒火上升；看到这块碑，你不能不对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产生深仇大恨。如果你再仔细听听这块狗碑的来由，你就会了解旧社会是怎样的暗无天日。

下面就是这块狗碑的来由。

三十年前，当时的山东省文登县黄山区南下河村（现属荣城县人和公社），有个恶霸地主名叫张凤楷。这家伙还是国民党的黄山区区长，真是家大业大，有錢有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跺脚四面八方都动弹”。他凭着区长的权势，随意派粮派捐，硬



剥老百姓的皮，老百姓被他逼得缺吃少穿，他的家业却越滚越大，老百姓餓得皮包着骨头，他却吃得像头肥猪。这块臭肉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张奇。张奇长得和他老子不一样，小头小脑像个枣核儿，两只老鼠眼，一对搭拉眉，天生的一副贼模样。这小子长得虽不像他老子，可对待老

百姓的狠毒却和他老子一模一样，他成天盘算着如何拿穷人开心。他经常带着一帮打手，东游西逛，赶集上店，见到好吃的伸手就拿，见到誰家的青年妇女长得漂亮就上前調戏。他还养着一条大恶狗，每次出门都带上，要是见到哪个人不順眼，他用手一指：“嗖！給我咬！”那恶狗随即张牙舞爪、恶狠狠地扑去，有的老人被狗追得踉踉跄跄，有的小孩被狗咬得鮮血直流……每当这时，张奇这小子就拍掌大笑，别人的极大痛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当时，老百姓恨透了张凤楷父子，暗地里都罵他們父子是“狗老爷”“狗少爷”，罵他們父子和那条恶狗是“狗恶霸”。

有年六月十八日的晌午，毒辣辣的太阳当头直照，张奇嫌天热沒再出门寻开心，躺在葡萄架底下搵着扇子图凉快，那条恶狗见主人不动弹，就自己溜了出来。常言說“狗仗人势”，这话一点不假，这条狗平常咬人撕人惯了，一见好吃好咬的东西就眼紅。在村头上有一群鸡正吃食，恶狗一见，尾巴一挺就往上扑，吓得那群鸡扑楞楞钻了青紗帳，它就在庄稼棵里攆起鸡来。攆了一阵，因有庄稼棵挡着，也未攆

上。当它跑到一片小树林里，只见有一个小青年正光着脊梁割草，这狗撵鸡撵得眼红了，一见有人，“噢”的一声就朝着小青年的身上扑去。

这小青年名叫陈竹青，是南下河邻村北齐山贫农陈緝〔门〕乾的儿子。穷人家的工夫少，他想趁中午歇晌的时候来割点草回去喂牲口，树林子

里气闷，热得他浑身直淌汗，脑子直发晕，当狗朝他扑来时他并未觉着，等到狗爪子眼看要落在他的脊梁上，说时迟那时快，他急忙一翻身，狗的两爪扑空了。小青年一见是地主的恶狗，又见这狗如此的欺负人，气得额上青筋直蹦，拿起手中锋利的镰刀，朝



恶狗劈去，只听“噗”的一声，镰刀尖豁开了狗膛。那狗狂叫一声就送了命。

第二天早晨，北齐山的陈緝琪、刘廷全、刘廷君等人上山干活，看见有一条死狗。那时，当地的穷人被张凤楷逼得連飯都吃不飽，更是成年論輩子尝不到肉味，一见这死狗，哪肯白白埋掉，就一齐下手剥狗。当狗皮刚刚剥下，张奇这小子带着一个打手气势汹汹地赶来了。原来他昨日一下午沒见他心爱的狗就像掉了魂，今日一早就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当他一看他的狗已剥得皮肉两分，脸气得刷地白了，老鼠眼一瞪，朝打手吼道：“給我打！”那打手虽然嘴里应着“是，是，是。”但却只扯张奇的衣袖子，意思是叫张奇赶快回家。张奇走了几步，一瞪眼罵打手：“你他媽的窩囊废！”打手低声下气地說：“少爷，咱好汉不吃眼前亏，你看他們人有六七个，个个扛着鋤头，把他們逼急了，咱得吃亏呀！还是家去报告区长，請区长收拾他們。”

张奇回到家，到他老子面前哭着一說，张凤楷这恶霸地主可就气炸了，他把水烟袋朝着八仙桌一拍，

震得上面的座钟、帽筒、茶壶、茶碗乒乒乱响，立即把区公所所有的乡丁召集起来进行训话，叫他们限期破案，要是找不出杀狗的人就砸掉他们的饭碗。这帮爪牙奉到命令，自然挨家挨户进行恐吓威胁。

陈竹青杀狗的事到底叫地主打听出来了。这时，陈竹青的父亲陈緝乾一听风声不好，就叫儿子先避一避。

隔天一清早，乡丁果真来抓人了，找不到陈竹青，就把陈緝乾老人五花大绑地捆进伪区长家。张凤楷正躺在床上抽大烟，对张奇说：“我没工夫和他磨牙，这堂你去过。”张奇一听，转身到了正厅，在当中一坐，老鼠眼一瞪：“叫他跪下。”乡丁们一听，朝着陈緝乾腿弯子猛的一脚，老人就一头撞在砖地上，血，从他那斑白的鬓角淌了下来。张奇把桌子拍得山响：“你儿杀了我的狗，非叫他偿命不可！”这时，陈緝乾已气得胡子直哆嗦，冷笑一声：“我儿已经走了，就剩下我这把老骨头，你看着办吧！”张奇拍着桌子直喊：“给我打！给我打！”陈緝乾老人真有骨气，当堂挨了一顿打，半声也没吭，两眼盯着枣核子脑袋的

张奇。张奇被他盯得汗毛直竖，連說：“先把这个老东西押起来。”第一堂就这样結束了。

陈緝乾老人被捆走后，他的老伴自然害怕，想找本村有头有脸的人物去讲讲情。这北齐山也有家地主，名叫陈国貞，也是个有名的“刀子心”“攬扒手”，见錢就往家里攬的家伙。一见陈緝乾的老伴来找他，觉得发财的机会已到，就說：“你家竹青也真胆大包天，区长家的狗也敢杀。这事我本不想管，但看在本庄本地、当家本族的面子上，我只好跑一趟。可是我空着手去能行嗎？这年头离了錢哪能办事！”陈緝乾的老伴听了，只得东借西凑，凑了一笔錢送到陈国貞手中，陈国貞这才迈着八字步进了伪区长家。

陈国貞见了张凤楷，先向伪区长家死了狗表示“懊恼”，接着又陈述了一番，要张凤楷先将陈緝乾放回。张凤楷听了，把大烟枪一摔，冷笑一声：“难道就便宜了他？”陈国貞笑道：“当然不是輕輕放回！”接着他出了个主意，要叫他披麻戴孝，当狗孝子，为狗父发丧。这样可使四方农民都知道张凤楷的厉害。而陈竹青也定然认为事情已了結，会坦然回乡，那时，

可再乘其不备，再来收拾他。张凤楷一听，哈哈大笑，說：“就依老弟。”

就这样，陈緝乾老人被放了回来。他一进家，听老伴說他是花錢贖回来的，还得为狗发丧，就气得昏了过去。等到醒过来，他坚决不干，掙扎着要去县里告。但老伴拉住他哭着說：“你就別去啦！他們张家有錢有势，我們拿什么跟他們斗呀！为了孩子，还是暫且忍下这口气，这样，咱竹青也能有回家的一天哪！”陈緝乾长叹一声，眼泪嘩地淌了下来。他忍痛把自己的那副棺材板給狗做了棺材，把家中仅有的一床破被鋪进棺中，再把已經臭得生蛆的死狗放进去。然后把棺材停在自己的正屋里……出殯这天，还被迫花錢扎了四个紙人，抬到坟上烧了。

給狗出完殯，陈緝乾越思越想冤气越难消，恼恨交加，就臥床不起。在大口吐血数日之后，这位飽受苦难的七十岁的老人，滿腹含冤地离开了人間。他死了不久，他的老伴觉得男人死得屈，再加上想儿子，天天哭，茶飯不进，時間不长也就死了。几家穷邻居，把陈竹青的母亲埋掉之后，偷偷給陈竹青去信，叫他

千万不要回家，免得再叫狗恶霸抓去。陈竹青一听爹娘死得这样惨，朝着家乡磕了几个头，就过起到处流浪的生活了。

好端端的这样一个家庭，因为地主的一只狗，竟被逼得死的死、逃的逃，爹娘父子不能相顾。大家细想，这旧社会是多么的黑暗！这地主阶级是多么的可恶！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那狗恶霸父子折腾完了陈緝乾，对陈緝琪、刘廷全等人也没放过。他派乡丁把他们押进区公所，最后逼着他们答应给狗立碑才算了事。这座狗碑就是这样来的。碑文刻的是：“遭祸冤狗碑记”。

真正遭祸含冤的人们被逼得家破人亡，仗势欺人的地主看家狗却被写成受害者，这就是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天理王法！

如果要问张凤楷、张奇父子到后来怎么样了？这两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当然逃不脱人民的制裁。一九四二年这里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拨开云雾见青天。在群众公审大会上，受尽张凤



楷父子欺压迫害的人们，声声血泪地控诉了狗恶霸父子的罪行。在群众诉苦之后，当场枪决了张凤楷。群众欢呼着，眼里含着高兴万分的泪水，纷纷扛锄拿锹，刨平了狗坟，拉倒了狗碑。可惜的是，那两位真正遭祸含冤而死的白发老人，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这个翻天覆地的场面。

吕曰生 编写

金立德 插图





活人碑的故事

亲爱的小读者，看了题目，你一定会想，活人干吗要立碑呢？上面这块碑上的人根本没有死，却已经做坟立碑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就请活人碑的主人，湖南省长沙县春华山人民公社大兴大队贫农石庚全同志自己来讲一讲吧。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这话说起来可真是实在哩！万恶的旧社会把我这个明明活着的人，硬逼得做了几年死鬼，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是湖南省长沙县吴寺冲人，祖上世代代都给地主做长工，几世的牛马生活，留下了几代的债，年年月月还不清。

一九四三年，我给镇上地主萧水松帮工。萧水松在乡下有好多田地出租收谷，自己在镇上开个杂货铺，兼带放高利贷。他家里每天有三人吃饭，养有十八头猪，六头牛，还有两副石磨磨麦粉挣钱。萧水松只雇我一个长工，这些活，当然就一古脑儿压在我身上，光是挑水，一天就是四五十担。我拚着自己一身力气，每天从天不亮干到深夜，脚不点地干，一个顶两个使，到年头结算工钱，还像剝了他肉，白拿他的钱一样。本来讲明一个月给两石谷子，他总得明克暗扣，还硬来个不给谷子折付现钱，明明外面四元五角一石谷价，他就是闭着眼睛按四元算。我气得想不干，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帮过七八个地主全一样，再想到一家老小几张嘴，只能忍着把一股子

怒火往肚里捺。

就是这样的苦难生活，地主阶级也不让你过下去。一天清早，伪保长祖士成上我家来了。这家伙可是个从头顶坏到脚底心的坏蛋。他自小不好劳动，靠着祖上老地主从农民身



上搜刮下来的血腥钱过活，平日东游西逛，光会翻张薄嘴唇皮子，不久前七钻八钻，给他钻上个伪保长当，就像得个聚宝盆，还要起威风来啦。这回他在我家当门口一站，我们知准是黄鼠狼望小鸡，没安好心眼。果然，祖士成装模作样对我父亲说：“云晃，你家庚全中签了。要抽去当兵。”我父亲一听，顿时呆住了。你想，那时候老老小小一家八口担子全压在我身上。我一抽去当兵，八张嘴怎么办？我一肚子火，

憋不住冲着祖士成說：

“平白无故怎么会要我去当兵呢？我当了兵，家里几张嘴都挂起来不成？”

祖士成把个小本本从他胳肢窝下翻出来，伸出那又瘦又黃的干癯手指头指着本本說：“看，白紙上有黑字，不是清清楚楚的。这是你們甲长当众在乡公所抽中的，怎么是平白无故的呢？”

說起抽签，实际都是伪乡保长搞的鬼，他們一手遮天，每回抽丁，地主崽子从来边都沾不上，回回都是貧苦农民。再說我們吳寺冲祖祖輩輩沒出过个讀書人，我活到二十八岁，名字顛倒不識，連秤花也不认，这册子上写的什么誰能懂得。我不理祖士成，顾自挑担水桶往外走，我对他說：“我不去，誰知道你們搞什么鬼，甲长抽了，就让甲长自己去！”

我这一說，祖士成就像牛屁股后面着了一鞭子似的，跳起来唾沫飞溅地說：“你，你要造反么，这是国法，国法规定，你也想反抗……”

一过端午，祖士成就来要人了。他逼住我父亲要交人，母亲知道这个地头蛇不好惹，他有官府做靠

山，我們穷人碰他不过，就跟他說尽好話，請他帮忙。祖士成先是故意作难，歪着头說不行，后来才装模作样鼻子哼了哼說：“如果不去，就拿錢来买，沒有錢嘛，”祖士成伸出右手，一弹出大拇指和食指，“就出八十石谷。”

八十石谷！說得多輕巧！我家穷得早餐愁中餐，我一年苦到头才十几石谷。一下要那么多谷，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上不会自动长，打哪里来！我心一橫說：“有錢錢挡，沒錢命挡，去就去，反正都活不成，先跟他們拚了！”母亲不答应，还是去求情設法。一减再减，后来祖士成答应减到二十一石谷。我把一年心血全赔上，家里連米袋角都倒干净，还向四邻八方东挪西借，才湊滿二十一石谷子交了。

交了谷子，滿以为消了灾，免了祸。誰知道赶走了狼又来虎，过得不久，伪地主乡长和族长石仪卿带着枪兵又来抓丁了。我母亲跟族长說已經花过买了錢了，可地主伪乡长却瞪着双老鼠眼說：“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这回要重新来，懂嗎？”我們一家都快要被这帮地主恶霸逼疯啦！前債像块大石头刚压

到身上，难道这回再出谷买？当然不能。而且即使这次再出，誰知道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下回还来什么鬼花样呢？这真是明摆着要逼我們穷人走絕路。

屋漏偏遭連夜雨，我帮工的那家地主萧水松也把我辞退了。那天早上，萧水松要我去风崗岭挑草紙，规定吃晚飯前赶回来。这活可是个重活，肩上要压一百五十斤，一个单程就是四十里山地。我脚不点地赶回来，才把草紙担放下来，萧水松就催着我开飯、喂猪喂牛，临了还让我磨斗麦粉。这些都干完，已經是深夜了。我搬起麻木的腿想到柴房去睡觉，萧水松却把我挡住了，他抬起头說：“你不要睡了，搬着鋪盖就回家，我不用你了。”

“为什么？”我問。

萧水松阴声阴气說：“你中了头签壮丁，我怎么还能用你呢？”

我抽丁的事根本没和萧水松讲过，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我先是觉着奇怪，后来一想就明白了，萧水松是地主，伪乡长也是地主，平时来来往往，可亲近

哩，他們是穿一條褲子的。我二話沒說，整起鋪蓋就走。

因為這次是中的頭簽，所以逼得比上次還緊，我沒辦法，只好先到姨父家裏去躲避。可是那種世道，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能躲得過嗎？

正在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村一帶流行起天花來了，一下死了不少人。我的一个隔房嫂子石伯泉三娘，得了天花病，半夜裏死了。左鄰右舍的貧雇農兄弟給我想了個辦法：把三娘的棺材說成是我石庚全的，說我石庚全已得天花死了。母親聽了這個主意，心想：“活人怎麼能把死人當？”可是要我脫身，又沒有別的辦法，也只得同意了。於是窮哥弟們一邊把棺材抬進我家堂屋，一邊上偽鄉公所報告。

偽鄉長還沒起床，他聽了報告不相信，立刻派鄉丁來查看。鄉丁一走到我家門口，見到我一家大小哭得淒慘，我的妻子和子女也都披麻戴孝，信以為真。他又怕進去染上天花病，不敢久停，夾起尾巴跑了。

鄉鄰們見鄉丁走了，正要緩過口氣來，哪知道又

有传说来，刁猾的伪乡长还是不相信，要亲自来看。这下大家又紧张起来。我叔叔石云锦怕事情戳穿了更遭殃，出个主意，立刻去后山坡赶砌了个假坟，连夜请刻石匠刻了块“石庚全之墓”的石碑，立在墓前。

伪乡长果然来了，他带着枪兵，嚷着要掘坟开棺验尸。可是我们乡邻贫雇农抱成一团，坚持不让掘，那些枪兵也怕传染上病，迟迟不动手。正巧伪乡长带着的一个乡丁突然得上了天花病，这下伪乡长怕真的染到自己头上，才捂住鼻子慌急慌忙走掉了。

事情过去，抽丁免除了。可我活着的石庚全却变成了死鬼。活人受死罪，再也不能回到家乡去了。



就这样，夫妻不能团圆，母子不能见面，有家归不得，有亲不能投。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给我造的罪恶啊！我在外面东奔西转，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直到解放，我才回到自己家，可是说来伤心，我们一家人就只剩我一个了。母亲含恨去世，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因为没有东西吃，饿病了，又得不到医治，先后都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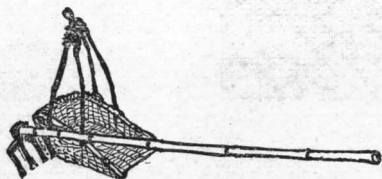
土地改革时，我们这儿的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伪乡长、伪保长，全斗倒了，农民翻了身。土改后，我又成立了个新家，现在又有了四个孩子。大儿子已经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了。几个小的，也长得很胖。一家团圆，日子越过越甜。现在，我是大队贫农、下中农协会副主任，是新社会的主人。平时干活，也总觉得越干越有奔头。前阵子，公社还帮助我们这儿大搞电动抽水设备，乐得我们贫下中农都合不拢嘴。为了凿通山洞排管引水，我在山脚边耽了一个多月。有人看我那股子蛮干劲，都叫我“石庚黄牛”，我想，过去大半辈子给地主做黄牛，就是不甘心，现今是为我们劳动人民自己，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

这个“黄牛”我可做得心甘情愿。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想想过去，看看今天，党的恩情深如海，千言万语说不尽。我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石庚全！我只有几句话：亲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只有你才真正是我的亲人！我誓死跟着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

石会文 编写

金立德 插图





牛碑血泪

在这块石碑下面，葬着一条老牛。

你也許要問：为什么死了条老牛要郑重其事地給它做坟立碑呢？

下面要讲的，就是“牛王古墓”碑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安徽省青阳县有两兄弟，弟弟叫王毛伢，哥哥叫王和尚，是一对老实庄稼汉。弟兄俩年轻力壮，有着一身力气，就是自己没有土地，只得租种地主田，终年遭受残酷的重租剥削。这年，他们租种了地主章老虎家的十亩零四分水田，刚要开耕，章老虎手插袖筒踱着四方步过来了。他皮笑肉不笑地冲着兄弟俩说：

“嘿嘿，有件事忘了跟你们说啦！”

毛伢年纪轻，听不出话里有骨头，和尚是哥哥，到底比弟弟懂得多些，他想，黄鼠狼上门找小鸡，不会有好事。果然，章老虎要把他家的那条老得嚼不动草的水牛硬租给毛伢他们，每年牛租稻谷三石。

毛伢听了，摇着双手说：“我们不要！”

“不要租牛？”章老虎露出那口黄牙狠狠说，“那你们就离开这儿，这块地我也不租了。”

地主多可恶，早不说，晚不说，正当人家扶上犁头，他却来耍这一套。毛伢一跳三丈高，真想跟他拚，和尚却硬把他按捺住了，一面咬牙答应了章老虎提出的条件，他知道，庄稼人离开了土地，怎么活下



去呢!

章老虎见目的达到了，这才又缩着袖筒转身回去。临走，他又附加了一句：

“牛，只准养活不准养死，还有，我章老爷家什么时候要用牛，你就得随时牵来，可听清楚啦！”

当晚，王和尚去章家把牛牵回来了。说真的，这哪像条牛呀，骨瘦如柴，又病又老，跑起路来三步一跌，两步一倒，王和尚拖回家里，已是一头汗，身上衣衫也全透湿了。

王家兄弟俩拚着一身力气，想尽一切办法侍候好老牛，田里活刚歇手，就立刻割草喂料，白天牵出

去让它活动活动，晚间遇上天寒，还让出屋来给牛住。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在弟兄俩精心饲养下，老牛慢慢见起色，也一点点长肥，有时田里活多时，居然还能凑上一把手。弟兄俩这才缓过口气来。



有天，老牛在田里干活，偏巧给章老虎过路看见了，他脸上不动声色，眼睛可看得发红了，心里思忖，牛长肥了帮王家干活，这不是太便宜他们了。一转念，隔天就叫长工去王家把牛牵来在自己田里使了。一次，两次，每回都是把牛折磨得筋疲力尽后，就往王家一送。

老牛到底是老牛，怎么經得起这般折騰。有一天，章老虎又叫长工来把牛牵去，狠狠使用了一个上午。下午，王毛伢想车水灌田，牵出牛来才轉了几圈，牛就倒下来了。毛伢急着找哥哥請兽医，可是等他們赶来，牛已經死了。

消息传到了章家。章老虎心里可高兴哩！这个恶毒的地主，老早就是想把这老牛不出錢白換条壮牛呢。章老虎立刻赶到王家，装出一副气呼呼的样子拉住王毛伢衣襟說：

“你們多狠心呀，我章老爷好心借条牛給你們使，多好一条牛，你們却把它狠打狠用……”毛伢气得一撩手，把章老虎推得老远，咬着牙說：“你好心？你这个心早就被狗吃了！”

王和尚这回也忍不住了，冲着章老虎說：“你这牛是硬租給我們的，怎么能說你好心呢？这条牛当初是个什么样？你知道，乡亲们也都见过，能昧〔mèi〕着良心說話嗎？”

站在周围的乡亲们都为王和尚出头作証，章老虎頂不住了，他就要起无賴說：“不管怎么样，我这条

牛来的时候是活的，现在死了，就得赔！不赔，就送你們弟兄俩去坐牢！”

旧社会，反动政府跟地主阶级是穿一条裤子的，过了一天，章老虎果然领着伪兵来抓人了。没办法，王家两兄弟只好躲开。凶狠的章老虎找不到人，就一面派人去剥死牛皮，把牛身上的好肉割了带回去吃，一面叫嚷着要拆屋抽地。乡亲们想帮王家说情，章老虎仰着个头说：“我们章家办什么事都不能马虎，光赔牛钱不行，还得给牛设灵堂、请道士，要给牛做坟立碑！”



亲爱的小朋友，請你們想想，地主自己弄死了牛，却把祸推到农民头上。牛死了，地主剥掉牛皮，吃了肉，却要农民赔钱；赔钱不算，还让农民开丧做坟，这是件多么不讲理的事啊！可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哪有穷人說理的地方！王家弟兄要躲，能躲到什么时候？要告，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管县里、省里，衙门是为地主开着的，章老虎就是靠了官家势力来欺压王家兄弟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乡亲们帮王家弟兄出面借债，請了三个道士，給牛做了三天斋，給牛做了个墓，立了碑。恶毒的章老虎，还硬逼着弟兄俩給死牛捧灵牌，烧纸钱……

为了一头牛，王家背了一身债，章老虎也乘机把地抽回去了。弟弟王毛伢遭到这一场灾祸，气得病了，不几年就含恨死了。毛伢死的时候，正好他的妻子儿女都在外讨饭，乡亲们把他們找回来，托亲求友才用几块薄板草草埋了。棺材下土时，王毛伢的妻子哭喊着說：“你死得好苦，还不如章家一条牛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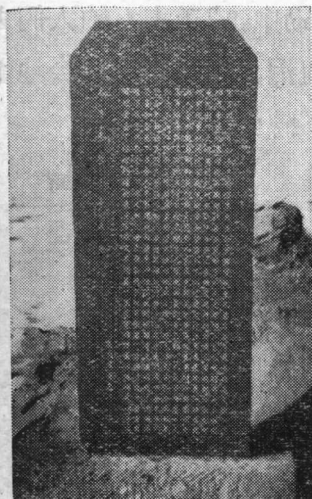
解放了，封建主义老根挖掉了，万恶的地主章老虎被斗倒了，可是人民沒有忘掉地主阶级欠下的这

笔血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們去参观了这块浸透劳动人民血泪、記載着旧社会地主阶级滔天罪行的“牛王古墓”碑！

苏 慧 編写

金立德 插图





鳴 冤 碑

不久以前，在河北省任县固城公社齐村，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有二尺宽，四尺多高，碑上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最后署名的是宋文成。这就是照片上的一块碑，名叫鳴冤碑。

你們一定要問了吧，宋文成是誰？他究竟受了多少苦难？他为什么要立碑鳴冤呢？

下面讲的就是关于这块碑的故事。

宋文成又叫宋天成，清朝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出生在河北省任县齐村的一戶貧农家里。他家境很苦，祖上三代都給地主扛长工。輪到宋文成父亲，也还是当长工。宋文成家里父亲、母亲、姐姐和他四口人，就住在兩間破草房里。那草房夏天頂不住风雨，冬天挡不了寒雪。屋里面整天黑咕隆咚的，一个土炕，一架破紡车，和三块砖头架着的一个小沙鍋，外加上二亩种不出庄稼的坟地，这就是他們的全部财产了。父亲生了宋文成和他的姐姐，却沒法养活他們，他整年給地主扛活，只能勉强糊自己一张口。姐姐很早就嫁了出去，余下母子两人的生活，只有自己去解决了。

在万恶的旧社会里，地主阶级吃油穿綢，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榨取农民血汗。宋文成也跟所有的穷苦农民一样，他童年时代过的是乞討生活。等他刚刚能干活，小小年紀就給地主当短工了。他辛辛苦苦給地主看了一天牛，牛吃飽了，他的肚子却总是填不飽。

有一年，文成的爸爸給地主干活累倒了。狠心



的地主不但不給他治，還說不能讓他歇着白吃飯，一脚把他踢出了門外。文成爸爸找不到東西充飢，更談不上請醫生治病，就這樣，眼看着連病帶餓，活活被折磨死了。

文成父親死的時候，真是悲慘極了：不僅沒有棺材，身上光溜溜的連件衣裳都沒有。到頭來還是窮兄弟幫忙，一個送了件破汗衫，一個給了條破棉褲。你一定會想吧，汗衫是夏天穿的，棉褲是冬天着的，不像個樣子。可是有了衣衫到底要比光身子好，還能想別的什麼呢！為了找塊葬身地，宋文成典賣了仅有的二畝墳地，才算把父親埋下了土。舊社會里，窮人的苦難一個接着一個來，宋文成的媽媽也

因为长期挨饿受冻，跟着也悲惨地死去了。

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宋文成，要活下去，只好继续走上几代走过的老路，去给地主当长工。

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宋文成用自己的一生血汗养肥了地主，眼看着地主家业一天天大起来，田地房产一天天多起来，可宋文成还是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长工生活，宋文成还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给地主做了几十年的牛马，当宋文成失去劳动力以后，地主看到在他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来，就一脚把他踢出门外了。

孤苦伶仃的宋文成，重新抓起要饭棍子，过起了乞讨生活。他串乡过村，经常流落在外面，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苦难生活。在苦难的流浪生活中，他亲眼看到了有多少多少的长工遭受着和他同样的遭遇，他也懂得了，这万恶的旧社会是多么黑暗，多么不公道。他恨死了这吃人的旧社会，每次回来，总是在院子里点着一盏油灯。

有次邻居宋調元的爸爸要調元送块糠餅給文成吃，調元送完餅从屋里出来，见到了点着的一盞油灯。他奇怪极了：文成大爷屋子黑洞洞的不点灯，却把油灯放在大白天的院子里，这又是为什么呢？問文成，文成气憤地說：“我屋里头黑，外头也不明呀！”

調元如今已經是七十五岁的老爷爷了，可那时

还是个孩子，当然不懂这話的意思。文成这話不多，却說明了一点，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尽管天空里有太阳，世界上却是一片黑暗。这話不也正是宋文成从内心发出的对旧社会的控訴么！



全。宋文成串乡过村乞讨，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严寒酷暑，总是背上背个“纸条”，上头写着他自个编的当长工的一生苦处，到处诉说。“纸条”用破了，他又请人写在一块布条上。每到一个村子，就把“布条”



往墙上一挂，向群众诉说旧社会的不平。直到现在，附近村子里有的老奶奶，还能记得出布条上的话儿：宋文成，守孤单，大磨推不动，小磨砸不烂……

文成终于老得走不动了，布条也烂了，再也不能到

处訴苦了。直到临死，文成沒有忘掉万恶的旧社会欠下的这笔債，他就求人写成詞句，請石匠把它刻下来，传给世世代代，控訴旧社会，不忘阶级仇。

这就是这块碑的来历。

亲爱的讀者，在旧社会里，我們劳动人民像宋文成那样受尽人間苦罪的有多少啊！在这里我們談到的，不只是宋文成一个人在鳴冤，而是旧社会整个被压迫阶级向剝削阶级統治者的血泪控告；是劳动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出的强烈控訴。我們决不能忘掉前輩經受过的苦难！我們也要牢牢記住：今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劳动人民当了家，做了主人，可是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他們时时刻刻想重新騎到人民头上来，压迫我們，剝削我們！我們一定要永远不忘阶级仇！听党的話，听毛主席的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坚强的革命后代，把革命进行到底！

山边石 編写

金立德 插图



“羊坟”仇

亲爱的小读者，一头羊死了，要给它买棺材、做坟，想来你也是第一次才听到的吧。这里，我们请江苏省东台县的贫农杨加亮同志给我们讲一讲“羊坟”的故事。

在旧社会，我家三代种地主的田，受的苦說不尽。最难忘的是恶霸地主周孟銀家死了一只羊，硬說是被我家的狗咬死的，勒逼我家做棺送葬，弄得家破人亡。上图的一堆羊骨实物，就是地主迫害我們一家的罪証。

寻事生非 借机陷害

一九三〇年，地主周孟銀家里养了一只羊。他的孙儿年紀小，喜欢玩弄羊，平常把羊当马騎着玩。腊月有一天上午，他的孙儿在羊耳朵后戳了一錐子。周孟銀不愿让羊白白死去，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借机捞一把。下午，他还是把羊放出来，正好我家一条小狗在羊旁边打了个轉轉。恶霸地主周孟銀看到眼里，灵机一动，就找到了敲榨勒索的借口。他手拿文明棒，虎狼神似的赶到我家门口，一把揪住我父亲的袄領，連扭帶拖地到了恶霸地主周家。他朝羊一指，对我父亲說：“你把狗放出去，咬了我家的羊，这回不死沒事，死了要你全家偿命。”父亲看见羊站在门口，身上还盖了一件衣服。細細一看，耳朵



后面有伤，但是伤口的毛不曾掉。父亲心里想：这不像狗咬的。当场就和地主争辩。

地主撒谎，说是他亲眼看见我家的狗咬的。父亲有理没处讲，气呼呼地回到家。晚上，我二伯回来了，听得这事都吓得目瞪口呆，祖母说：“周孟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这下子恐怕冲家还不够呢！”大家商量结果，决定请医生给羊医伤。二伯说：“把他羊医好，他也就敲榨不到我们了。”第二天，二伯东借西挪，弄了几个钱，请了医生去给羊医伤。医生左看右看，上按下摸，医了一阵，只是摇头。恶霸地主周孟银就恶声恶气地对我父亲说：“杨二，你是当家的，我有言在先，这是我家养着给我大孙子‘寄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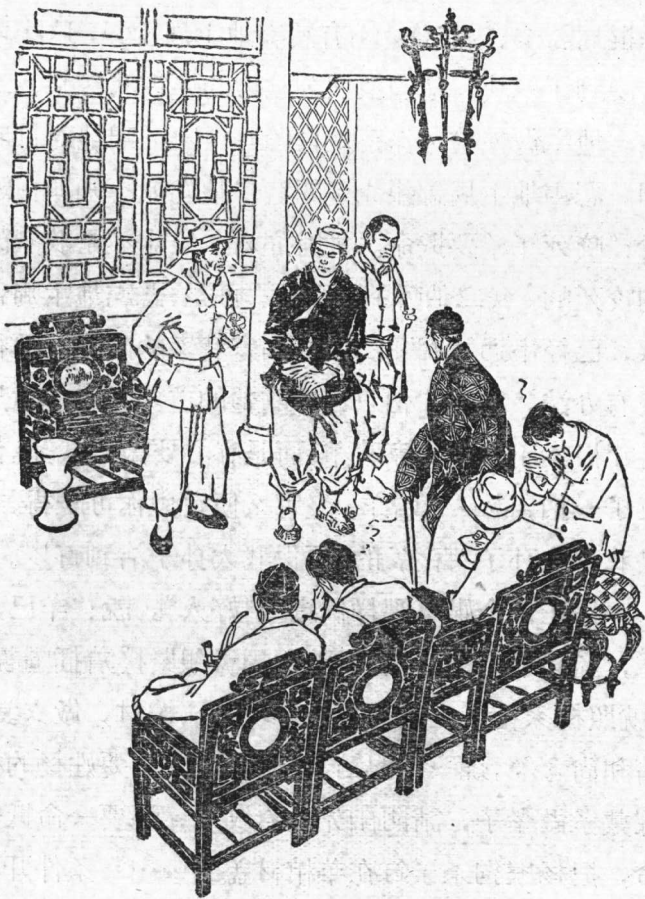
羊，它要保我孙子过百岁。羊死了不仅要你冲家，还要送你到东台坐监。”什么叫“寄名”呢？这是过去迷信的說法，恐怕小孩子养不大，就寄个名給羊、狗，有灾难，让羊、狗去代替，孩子容易长大。我二伯想：以前从来沒听到过他孙子“寄名”不“寄名”，现在羊快死了，就說什么“寄名”了，还要保他孙子过百岁，这分明是恶霸地主周孟銀想出花头，趁机敲竹杠，压榨我們穷人。

敲詐勒索 大办羊丧

第三天，羊死了。

白天，周家沒有找我們說話。媽媽在门口向周家望，只看见乡长、保正（都是反动政府的狗腿子）这班坏蛋在周家进进出出，忙个不歇。直等到傍晚，周家沒来。祖母說：“可能周家见我們穷，榨不出油，不找我們了。”二伯說：“你不要做梦，他們在商量鬼主意呢！这下子是獅子开口——不得小啊！”

晚上，保正周恒居来叫我父亲和二伯。两人摸黑到了保正家里。保正家里像办喜事一样，灯火通



明，烟霧騰騰。乡长周咏之、閭长周孟錦，地方上的恶棍周詩全、周詩俊，还有恶霸地主周孟銀，这些坏蛋凑到了一块，他們像摆公堂似的要审我父亲、二伯。地主做紅脸，保正做白脸，一吹一唱地对付我們。恶霸地主周孟銀先是問我二伯知罪不知罪！还說：“咬死了羊要抵命。”地主的羊，根本不是我家的狗咬死的。我二伯哪能承认呢。可是，恶霸地主周孟銀，已經串通“地头蛇”做好陷害我家的圈套。逼得沒有办法，我的二伯只答应赔他的羊。恶霸地主周孟銀根本不是要我家赔羊，而是存心要敲榨我家。他桌子一拍，說：“光赔羊，沒那么便宜！你可晓得，羊是我替大孙子‘寄名’的，要保我大孙子活到百岁。”

保正像个媒婆那样假意做“好人”，說：“羊已死了，商談后事吧！”恶霸地主周孟銀紧接着插嘴說：“就照杨家死了上人的规矩办理，买棺材，做衣裳，請和尚念經，烧一条錫箔、十刀毛昌紙，要姓杨的披麻戴孝做孝子，請阴阳先生看坟地，还要一命抵一命，把杨家狗杀了釘在羊棺材盖上……”条件开了一大堆。父亲說：“我們只能把羊宰掉，这些事，我們

穷人办不起。”恶霸地主周孟银板起铁青的面孔，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没有这样便宜的事，这些条件少一项我都不依。”闾长和几个恶棍一心想弄钱，一面陪笑：“这些事姓杨的也不会办，我看还是杨家给钱，我们包办算了吧！”他们说罢，乡长的算盘的的答答响了好一阵，一脸奸笑地说：“杨二呀！我做乡长的来调解，你陪五十块钱。”父亲一听吓得一身冷汗，心想：我兄弟俩一家十几口，种地主周裕欒二十多亩田，年年日子过不周全。这些狗东西不顾穷人死活，随口一淌开价五十块，我们兄弟俩做一世也还不清啊！话说了千遍万遍不顶用，最后非要我家给他三十块钱才能了事，还限定第二天把钱交齐，不得拖延。

穷人家别说三十块钱，就是三十个铜角子也难拿出呀。我家实在拿不出钱来，但遇上了周孟银这个恶霸地主不花钱是不得过门的，只得硬着头皮，请人帮忙向另一个地主借了三十块“印子钱”，半年利息加二五。我二伯含着眼泪捧了这笔钱，交到保正手上时，保正又要耍花枪，说：“今天我粗心，漏掉抬

棺材費兩塊錢還沒有算。”要我二伯給他。我家哪里有錢給呢？保正看我家拿不出來，他又做巫婆又做鬼地說：“沒事，我把好事做到底，替你墊兩塊錢，麥上場還我，利息加二。”保正就這樣又騙去了我家兩塊錢。

我家借來的錢一到地主手里，周家就忙起來了。在鄉長周咏之開的木行里打了口三牆四蓋五底的羊棺材，棺材的木板有兩三寸厚，長有五尺左右，寬有二尺，高一尺多。還買了一件青布大褂子給死羊穿。本來要買瓜皮帽的，因為羊有角戴不上，就改用藍布繞羊頭。地主喊了個和尚念經超度死羊。還叫和尚用紅紙做了個“羊靈位”，在“靈位”前供菜。找了陰陽先生看風水，選擇羊的墳地，羊入葬時，陰陽先生還畫了張符貼在羊棺材上，說什麼：“有了這張符箓在這裡才太平。”又找了兩個抬棺材的人。這一天，惡霸地主周孟銀家忙得真像死了他家老上代辦喪事一樣，用我家含血的錢大擺排場，為羊大辦喪事。

羊入了土，我父親總以為事情該了結了吧！誰知保正又傳話來了：要我家到惡霸地主家去辦三桌

酒，少一桌也不行。父亲被压得没法，只得把一家十几口度命的一石六斗米挑去变卖了办酒。地主、乡长、保正、恶棍、乌龟王八挤满了三桌，拿我家的血汗大吃一顿。

葬羊的事，我家先后用去四十多块钱，按当时物价，棺材、衣裳等等开支都在内，有一大半钱上了这些豺狼的腰包。他们就是这样恶毒地把我们穷人的血汗吸得一干二净。

收田逼债 家破人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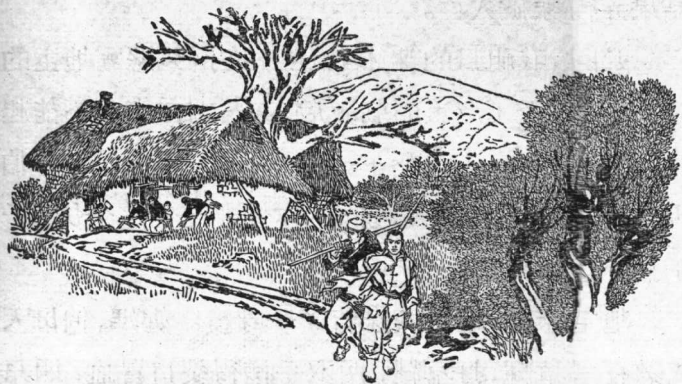
我家被恶霸地主周孟银敲詐以后，就穷上加穷，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那时，我祖母的身体不大好，在遭到恶霸地主的敲詐侮辱，受了严重的刺激后，就病倒在床上不能起身，到第二年春上就死了。临死时，对我父亲、二伯说：“我是被周孟银气死的。你们要记住这个仇，子子孙孙也不能忘记‘羊坟’仇！”

地主敲詐，逼得我家背了一身债。妈妈、伯母天天熬夜搓草绳，打草鞋，两双手搓得裂口冒血，四只

眼睛熬得像紅桃。我父亲和二伯，天天扁担一扛，两个泥絡一挑給地主去挑泥，巴望早点还清这笔冤枉錢，所有的穷亲戚看到我家遭了这种不白之冤，都尽力相助，老舅公和几个姑母也都搓绳、打草鞋卖錢帮我們还債，可是哪能解决问题呢！欠的債一年年地拖着还不清，利錢越滾越多，四年由三十块錢滾成七十多块錢。地主逼債逼得凶，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

地主周裕欒看到我家为了羊坟的事情背了一身債，怕我們种他的地繳不起租，突然提出要收田。限期交田，不交不行，我父亲和二伯只好回田，跟着让



屋抵債，再移东补西，七拼八凑，才偿还了保正的錢和地主的“印子錢”。

这以后，父亲、二伯只好各奔东西。我家求亲托友，才向另一个地主租了三亩田种，一家三口难以活命，父亲就到地主家去做短工。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靠挖小蒜、挑野菜、吃榆树皮充饥，勒紧褲带过日子。

共产党来了，领导我們穷人斗地主、斗恶霸，我家分到了十四亩田地，三間房屋，翻了身。土改的时候，我家听到斗争恶霸地主周孟銀的消息，真是大快人心。我父亲和二伯立即赶去和二三百穷兄弟一起参加了斗争会，向他清算。

羊坟虽然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恶霸地主周孟銀虽然已經死了，羊坟也已經刨去了，但是，羊骨还在，它是地主阶级压榨我們貧农、下中农的历史见证。

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里，貧下中农真是两世人。在旧社会，哪里有我們貧下中农說話的地方！在共

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里，我們貧下中农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我們一定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一定不忘阶级苦、阶级仇；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热爱集体，积极劳动，做一个人民公社的好社员。

卢 捷
任 康
何 善
孙 愚

整理
插图

